

我不知道为什么台风来的时候,梨子刚好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梨子熟的时候,台风会来。它们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台风来的时候,梨子在叶间摇摇荡荡,令人无比忧心,梨子以危险的姿态揭示了台风的暴力强度。

六月雪挂在枝头。但是很快,六月雪在台风里落地。啪,果汁四溅。啪啪啪,果汁八溅、十六溅。台风遭人痛恨,此是最大缘由,此妖不知惜物,以暴力折毁树木,掀翻屋顶,以山洪倾泻泥土,冲垮道路,以辣手摧毁庄稼,摇落果物。西瓜漂浮于河流,梨子砸烂于污泥。妖风可恨也。

六月雪是翠冠梨,蜜梨品种。果皮光滑细薄,颜色暗绿。暗绿的外表下隐藏着雪白、细腻、多汁、甜美的果肉。雪白、细腻、多汁,都是美好之语,常用来形容世间的某一类事物,它们具有温柔而甜美的共性。但它们普遍脆弱。当台风来临时,六月雪摇摇荡荡,脱离枝头的一瞬,最堪心碎。

轻轻地问过母亲,今年什么时候告秋(老家将“立秋”到来的日期与时辰说成告秋),母亲微笑着说大概是8月7日吧。我没问哪个时间段,母亲九十多岁了,问月日可以,问钟点不太合适。后来就问母亲,今年的秋是什么秋?母亲立即马说,这不是脱衣秋。我听后面头冒汗,这不是说明最近还要继续热吗?

这之前的高温,让我知道节气真是强大,也知道人的能耐是有限的。我曾无数次地期盼眼下的日子过得快些,再快些,也曾无数次地观察东升与落山太阳的准确时间,又曾无数次地希望自己早点穿上长袖,让模样像个读书人,然后假意安然,在书桌前,不开空调,翻阅文学书籍。

脱衣秋本是形象说法。我想起了张爱玲的一句话,人不是挂衣裳的架子,但人得穿衣服。小时候的大热天,赤日比现在更炎炎,招娣爷叔挑稻时,穿的是一件黄白参半的背心,我将大拇指伸给他,爷叔明白了意思。父亲却嘿嘿,你爷叔前头真穿衣,现在假穿衣。父亲的手抠向爷叔的身体,硬是扭了个半圈。我看清了,这背心是晒出来的影子,爷叔是赤膊的。

老家人对爷叔的举止从不腹诽,他们知道,扁担在肩上,换肩胛,要磨损皮肤的。这样的人,心里装着粮食。他们也知,天上鱼鳞斑,明天晒谷不用翻。他们担心的是明天太阳是否出来,出来的太阳是否厉害,时间是否很长。在热浪与稻粮间,选择大热是他们共同的心愿。脱衣秋是夏日的最好延续,也是十月里丰收密码的酝酿阶段,必要、重要。

中午收工回家,母亲就挑着河水奔向菜园,舀起一勺一勺的水去喂茄子树的根。我回想,小时候我晚上洗脚,母亲也是这般的。我拿起毛巾,走向菜园,将毛巾递给母亲,母亲的脸晒得发红。看着她,我就知道了落苏好吃的原因。母亲说到了秋天,落苏就小,就硬。我听懂了母亲的话语,夏日再多再热,也是时间,时间总是要过去的。

热是丰收的最好季节。那时的老家,丝瓜藤一定爬上了树的枝丫,丝瓜次第垂下;豇豆变成了倒插的筷子,布满了棚架。辣椒像是一只只红灯笼,在青绿间晃荡着红色的光芒;莴菜,也有了小树一样的挺拔又繁茂。我见证了它们的繁华与奉献,而真正影响它们长势的一定是天气。母亲说,热一点好,人只有先委屈自己,最后才不委屈自己。

如此说来,着衣秋也好,脱衣秋也罢,与人只是一种感觉,感觉有时是心境。这很容易想起那句“天凉好个秋”,以景衬情,表层语义是对时令的描述,表达对秋日凉爽气候的感叹,而真正的用意并非在此,作者大概率还是喜欢波澜壮阔的夏日的。从大暑到秋分,中间隔了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的黑夜更替,我们可以做许多的事情。着衣秋,脱衣秋,大可忽略不计。

热的时候想冷,冷的时候想热,说到底,都是自扰。

着衣秋,脱衣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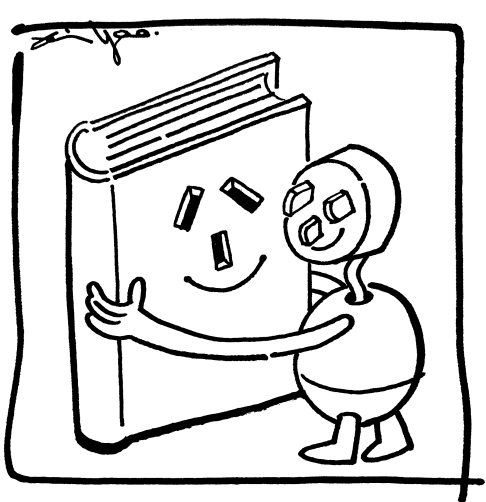
高明

世上没有什么事物是永恒的。十年劳远别,一笑喜相逢。再上青山去,青山千万重。相见与别离不过是人生常态。犹记得梨花开时,沿途都是沉沉梨花白,旁边斜出,探在菖蒲从生的溪涧上空。远处三两屋舍,飘出青黛色的炊烟——梨花真白呀。

梨花年年在,青山不见地。村庄里的少年渐渐长大,犹记得半山古村的溪涧与梨花。梨花落,青果垂。青果渐渐膨大,而翠竹古柏,绿苔石径似乎并无多少变化。古村自北宋而建,依然像在山山水水长卷中存在,光阴朗朗,古意盎然。

放了暑假,田间头季稻未黄,而谷仓中陈粮已然见底,家中主妇愁眉不展。镇上吃公家粮的大姨刚好来乡下,说要带兄弟俩去镇上住几天。镇上有露天电影院,街上有小人书摊,兄弟俩都欢呼雀跃。出发前,母亲摘了一兜青皮梨,让兄弟俩带上去给大姨家。

六月雪很甜,乡下还有秤砣梨、蒲瓜梨。秤砣梨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心仪好书,同频共振。

个大,质沉,蒲瓜梨个更大,要到深秋方熟。秤砣梨与蒲瓜梨都是乡野粗人,六月雪是白雪公主。许多年后少年已两鬓斑白,人生的滋味尝过半生,方才懂得大姨那时的用心。到镇上住几天,缓解了乡下农家吃粮的困顿。母亲与大姨姐妹情长,彼此心知而不多说破,即便出手帮助,也不刻意生分,其情纯朴自然,不过如此。坊间有好事之人,说给人送水果不能送梨,梨乃离也。而半山古村的一兜青皮梨,后来年年暑假都给大姨送去,数十年间,两家走动亲密,细水长流。

再遇六月雪,是在谢晋导演的故乡,上虞区谢塘镇,黄花梨之乡。天气火热,坐着电瓶车观光穿行于梨园,连下车摘梨的勇气也鼓不起来。到一古街,入谢晋电影工场,顿时阴凉。旧时的屋舍、商行、电话亭、老家具,仿佛一脚穿越进银幕

时光。此时,冰镇的梨子送到,削去青翠的梨皮,一口下去,果肉入肠,那凉意,沁人心脾。吃着六月雪,静静欣赏老电影——《芙蓉镇》,拍得真好啊。什么时候能再拍出这样的好电影?

台历年年至,万幸多数台风并非正面登陆,只是带来几场暴雨,几阵大风。虽有小惊,而无大险,幸甚幸甚。果农瓜农,尤其敬畏老天爷,觉得是老天照应,遂更惜物。地里的西瓜,一个个精心照料,待瓜熟而蒂落,送集市而待沽;一颗颗精心摘取枝头的六月雪,装箱而馈远方。瓜果并不能卖出多少钱,而对瓜果的这份珍重,无动人心怀。

青山千万重,再上青山去。想起春天的梨花白,一枝一枝,映着佳人的身影。想着过几个月再来,还可以在溪涧菖蒲边相见。枝头六月雪,亦只在此山中,一笑喜相逢。

临街的巷口有个烧饼铺子,夫妇俩的生意一直很好的样子。打烧饼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个子高高的,女人瘦瘦的,夫妇俩都长得白净,脸上有一种让人看上去很舒服很养眼的朴实与谦和,尤其那女的,无论打烧饼还是炸油条,动作都相当麻利:“不要油条,就一副饼子?”“好的,你要一整套?”女人的话显然不仅仅是应付客人的,说话间,男人手上的那根擀面杖在案板上啪啪地响着,大把的芝麻和葱花被均匀地撒到面坯上,赤裸的手臂就在这



织带,狭长似小龙,纹样像龙,变化多端。它没有霞帔的光鲜,也没有成衣织带的鸿篇巨制。小小的织带只有2厘米左右宽,长不到2米。在这个方寸天地中,古代妇女千方百计用线把精美的图案织在上面,我们当地也叫纓带。为了搞清这个织带是怎样操作,我查看书籍,遍访藏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一位织带传承人雷辰阳,他告诉我许多其中的掌故。

样不管不顾地伸向那炭火明艳的炉子。我每天上下班都必须经过这条巷子,我注意到那对中年夫妇就住在他们的烧饼铺二十来米远的一个旧屋里,门一般都是敞开着,可以看到里面的一切,堆得很高的面粉袋,两张简单的床。夫妇俩有两个女儿,两个小姑娘都长得像母亲,身材苗条,面目清秀。

有时,我会去巷子口的烧饼铺买两根油条,打一副大饼,顺便同他们聊几句话。夫妇俩话不多,加上忙,我们聊不到几句,我只是知道,夫妇俩在这边有亲戚,所以就过来了。他们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忙,早上炸

固。图案往往是按照古代留存下来的织带,依样画葫芦,熟练后也可进行创作。我最喜欢织带变化的图案:有文字的,五世其昌,代表吉祥祝福的,也有特殊含义的文字,如万字纹,横着,竖着,斜着,单独间隔使用或连绵不绝的,代表着连绵不绝的意思。蝴蝶、鱼、花瓶、花卉和一些特殊符号表示喜庆。我钟情这种没被用过的织带,平整紧实,颜色鲜明。过去织带用来捆棉被、束腰和做头饰等等,如今熟悉这门手艺的

7月19日晚,在上海大剧院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百合花》。经过艺术家们三年精心再创作,母亲茹志鹃这篇七十多年前写的小说,成功地由文字语言转化为舞台上的形体语言,小说的情节、人物关系、人物性格都根据舞剧的特点进行了巧妙、精细的处理。舞剧采取时空交错双线推进,一条线是中年大姐的回忆和书写;另一条是1946年海安战役中大姐、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三个年轻人结实的友情,小通讯员牺牲后,新媳妇将自己唯一的嫁妆,布满百合花的新被子,轻轻覆盖在年轻人的身上。根据舞剧特点,增添小通讯员为乡亲表演节目一段,腼腆羞涩外还呈现开朗调皮的一面。最喜欢的两场戏,一场是战士的群舞,刚劲有力,英姿勃发,充满力量,令人热血沸腾;一场是最后的百合花群舞,抒情性、隐喻性,象征纯洁感情的百合花由近及远开遍田野,一个红色的花圈轻轻安放在洁白的百合花丛中,那是对小通讯员的祭奠。舞剧倾注了编导、演员、音乐、布景、音响、灯光和现场乐队等众多艺术家的血心,他们深情讲述了那个年代久远,有关青春、情感和信仰的故事。

这也是为今年母亲茹志鹃冥寿一百岁送上的最好礼物。这几天眼前总浮现母亲伏案的身影,以及她写作《百合花》前后的情景。母亲1955年从南京部队转业,到上海《文艺月报》当编辑,业余时间写作。她的工作室兼卧室朝北,9平方米,窗外是狭窄的后弄和高高的围墙,冬天阴冷,夏天西晒,窗外孩子喧闹,母亲坐在书桌前,面前是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划着许多删除和添加的线杠,箭头和括号,她两耳塞着棉球抵御噪声,冬天抱着热水袋抵御寒冷,眼望窗外高墙上方的天空,眼神飘得很远很远。

小说《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3月期的《延河》,这之前曾被退稿,也许因为写的是小人物和借被子之类的琐碎小事吧。那年母亲33岁,应该是她小说创作的起步阶段。1958年,有一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与母亲当时的心情有关。这年夏天,我进入弄口的淮海中路小学,出差在外的母亲回来听说这消息,显得异乎寻常的高兴,当即带我上街买了个皮质带金属搭扣的书包和漂亮的木质铅笔盒作奖励。后来才知,茅盾先生对《百合花》好评

烧饼的夫妇,我有时会想象着他们的生活和

他们打烧饼以外的生活,他们会出门旅游吗,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他们也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碎吵架吗?但不论怎么想,我都觉得,比起很多有钱人,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却很平静。想起母亲的话,过日子,有钱无钱,平安就好。很久没看到那个高个男子了,男人不在,女人又置了一个油炸担子,炸些中学生爱吃的藕片和臭干子之类。我很想知道男人去了哪儿,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再打烧饼和炸油条,但毕竟不好多问。女人的油炸担子生意仍然很好,虽说那都是些垃圾食品,但中学生们不管这些,他们照样围在摊子前吃得津津有味。

周末与友小聚,走出饭店,看到路灯阴影里几个坐在电瓶车上的身影,他们戴着头盔,穿着马甲,等待今晚的代驾生意。华灯初上,他们骑着轻便的电瓶车,穿梭在傍晚的车流里,是真正的“夜猫子”。

一次我叫了个代驾,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打开了我的后备箱,从双肩包里拿出一块布,铺展在后备箱里,熟练地将他的轻便电瓶车折叠起来,放入其中。他走进驾驶室,又从双肩包里拿出两块布,一块铺在驾驶座上,一块平铺在脚垫上。这行云流水般的操作,就像标准化流程。我与小伙子聊天,问他干代驾辛不辛苦,小伙子说:“我读书不行,所以很早就出来打工了,开始在流水线上干活,拧个螺丝或包装产品,觉得没劲,就干了代驾。”“风里来雨里去,也挺辛苦的。”我说。“不过我喜欢开车。干代驾的好处是能开到各种车,啥时能摸到劳斯莱斯或大林肯,就太美了。”借着路边的灯光,我看到他的脸上露出微笑,充满了向往。我想,这是个乐观阳光的年轻人。说话间,我到家了,小伙子停好车,把钥匙给我。看着他的背影,我想,要是我买得起劳斯莱斯,一定喊他过把瘾。

的文章就发表在这年的第六期《人民文学》上,并转载了小说,时间正值我入学前,母亲心情为之转好。母亲是1957年完成这篇小说的。当时家里发生变故,父亲政治生涯遭挫,离开部队被下放南京某单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上班、写作、被退稿,加上父亲的问题,她的心情是压抑的。“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嗟乎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这段话反映母亲当时的心情和境遇以及写《百合花》的初衷。小说发表后,茅盾先生很快作出高度评价,称它为几十篇中短篇小说中最使他满意和感动的,这大大鼓励了情绪低落的母亲,坚定了继续努力的决心和信心。她说,这是第一次听人把她的小说和“风格”这个词连在一起。

我第一次读《百合花》时,已经读过《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描写革命斗争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有一种激动人心的悲壮感,令人钦佩、感动。《百合花》却是温情又忧伤的,读到最后会流泪,久久沉浸其中回不过神来。一个农村新媳妇,一个部队小通讯员,素不相识,是战争让他们产生了短短几天的交集,一床开满百合花的新棉被,又将他们永远连在一起。战争的残酷,对和平的向往,对青春的祭奠,人性美和人情美,尽在其中。母亲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使人有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这段话显示了百合花中人物关系的影子。茅盾先生用“细腻,隽永”来评价小说,隽永,意味深长,好像含着一枚青橄榄,起初酸涩,渐渐地,淡淡的甜味来了,橄榄的清香来了。

我很喜欢扮演大姐、新媳妇和小通讯员的三名年轻舞者,他们充满激情的表演感染着我。他们与角色年龄相仿,却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这一点不妨碍他们对人物的理解和刻画,“记忆的筛子把大东西漏掉,小东西却留下”,时代不断在变,总有一些东西是超越时代永恒不变的。

烧饼的夫妇,我有时会想象着他们的生活和

他们打烧饼以外的生活,他们会出门旅游吗,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他们也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碎吵架吗?但不论怎么想,我都觉得,比起很多有钱人,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却很平静。想起母亲的话,过日子,有钱无钱,平安就好。很久没看到那个高个男子了,男人不在,女人又置了一个油炸担子,炸些中学生爱吃的藕片和臭干子之类。我很想知道男人去了哪儿,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再打烧饼和炸油条,但毕竟不好多问。女人的油炸担子生意仍然很好,虽说那都是些垃圾食品,但中学生们不管这些,他们照样围在摊子前吃得津津有味。

周末与友小聚,走出饭店,看到路灯阴影里几个坐在电瓶车上的身影,他们戴着头盔,穿着马甲,等待今晚的代驾生意。华灯初上,他们骑着轻便的电瓶车,穿梭在傍晚的车流里,是真正的“夜猫子”。

一次我叫了个代驾,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打开了我的后备箱,从双肩包里拿出一块布,铺展在后备箱里,熟练地将他的轻便电瓶车折叠起来,放入其中。他走进驾驶室,又从双肩包里拿出两块布,一块铺在驾驶座上,一块平铺在脚垫上。这行云流水般的操作,就像标准化流程。我与小伙子聊天,问他干代驾辛不辛苦,小伙子说:“我读书不行,所以很早就出来打工了,开始在流水线上干活,拧个螺丝或包装产品,觉得没劲,就干了代驾。”“风里来雨里去,也挺辛苦的。”我说。“不过我喜欢开车。干代驾的好处是能开到各种车,啥时能摸到劳斯莱斯或大林肯,就太美了。”借着路边的灯光,我看到他的脸上露出微笑,充满了向往。我想,这是个乐观阳光的年轻人。说话间,我到家了,小伙子停好车,把钥匙给我。看着他的背影,我想,要是我买得起劳斯莱斯,一定喊他过把瘾。

百合花在舞台绽放

王安诺

打烧饼的中年夫妇

黄复彩

夜猫子

杨旻

雅玩